

# 从肝脾肾论治肝纤维化

胡晓萍<sup>1</sup>, 罗伟生<sup>1</sup>, 刘礼剑<sup>2</sup>, 陈美琳<sup>1</sup>, 陈姗<sup>1</sup>, 黎妍<sup>1</sup>, 申秋艳<sup>1</sup>, 王亚飞<sup>1</sup>

1.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1; 2.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南宁 530023

**摘要:** 肝纤维化病机为本虚标实, 本虚为肝、脾、肾气血阴阳亏虚, 标实为湿热、疫毒、痰浊、瘀血等互结, 病位在肝、与脾、肾关系密切, 治应扶正祛邪, 标本兼治。脾胃为后天之本, 肝纤维化的治疗当以顾护中焦脾胃为主, 脾胃健旺, 则肝脏安和。肝纤维化的治疗主要以恢复肝脏的生理特性为主, 治疗宜疏肝解郁、行气导滞。血瘀证贯穿肝纤维化始终, 且血瘀的程度与肝纤维化密切相关, 治疗除疏肝理气外, 还应采用活血化瘀通络之法, 以改善肝内气滞血瘀的状态。肝肾同居下焦, 乙癸同源, 肝病日久可累及肾脏, 导致肝肾阴津亏虚, 肝肾同病, 故治疗应肝肾同治, 滋水以涵木。

**关键词:** 肝纤维化; 调理脾胃; 疏肝解郁; 行气导滞; 活血化瘀通络; 滋水涵木

**DOI:** 10.16367/j.issn.1003-5028.2020.01.0004

本文引用: 胡晓萍, 罗伟生, 刘礼剑, 等. 从肝脾肾论治肝纤维化[J]. 河南中医, 2020, 40(1): 13-16.

中图分类号: R259.7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028(2020)01-0013-04

肝纤维化是细胞外基质弥漫性过度增生, 在肝内沉积使得肝脏的结构和(或)功能发生异常改变, 久而久之发展成肝硬变的病理过程<sup>[1]</sup>。肝纤维化在整个肝病发生发展进程中具有多种致病因素、多种细胞因子、多种信号转导通路等共同参与, 作用机制十分复杂。目前, 现代医学尚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 仍将控制病因作为延缓肝纤维化的首选目标, 但临床中经常会出现病因控制的情况下肝纤维化仍持续进展。如慢性病毒性肝炎在原发病因控制的情况下仍发生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癌。肝纤维化具有可逆性, 这一结论已被当今大量研究所证实, 早期、及时给予有效的干预对阻止其向肝硬化发展演变, 改善各种慢性肝病的预后, 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现代肝脏病学奠基人 Hans Popper 教授曾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公开指出“谁能阻止或延缓肝纤维化, 谁就将会治愈大多数慢性肝病。”因此, 积

极抗肝纤维化已成为慢性肝病的重要治疗措施。

## 1 肝纤维化发病与肝、脾、肾三脏的关系

中医学中并无肝纤维化的记载, 它只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理组织学概念, 根据临床症状可将其归属于“胁痛”“肝积”“癥积”“鼓胀”“黄疸”等范畴<sup>[2]</sup>。对于肝纤维化的病因病机认识, 尽管历代医家侧重点不尽相同, 但归纳起来大多数医家均认同其发病为湿热疫(虫)毒之邪侵扰机体, 而机体正气不足, 在正邪交争的过程中正气不敌邪气, 邪气踞之而祸害机体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 气血痰瘀胶着。正气不足常常是发病的内在基础, 正如《张氏医通·积聚》言“积之成也, 正气不足, 而后邪气踞之。”从历代文献的论述中可以发现, 肝纤维化的发病与肝、脾、肾三脏关系最为密切。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诸湿肿满, 皆属于脾……诸胀腹大, 皆属于热”“肝病者, 胁下痛引少腹, 令人善怒……取其经, 厥阴与少阳……”《丹溪心法·鼓胀》云“今也七情内伤, 六淫外侵, 饮食不洁, 房室致虚, 脾土之阴受伤, 转运之官失职……经曰鼓胀是也。”《兰室秘藏·中满腹胀论》亦指出“皆由脾胃之气虚弱, 不能运化精微而制水谷, 聚而不散而成胀

收稿日期: 2019-07-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660779);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17AA21041); 广西中医药大学校级一般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YCSY2018024)

作者简介: 胡晓萍(1992-), 女, 广西贵港人, 医学硕士, 住院医师。

通信作者: 罗伟生, E-mail: 1178510090@qq.com

满。”《太平圣惠方》曰“夫水气心腹鼓胀者，由肝脾二脏俱虚故也”。

近代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以探究本病发生的机制及其调节因素，发现肝纤维化病位虽在肝，但亦涉及脾、胃、肾等。薛博瑜等<sup>[3]</sup>认为湿热疫毒入侵和正气不足为本病主要的病因，而病机的关键在于热毒瘀结、肝脾损伤。康良石等<sup>[4]</sup>认为患者因感受湿热疫毒之邪，使气机壅遏不通，肝郁日久累及脾脏，致脾气虚弱，运化失职，气病及血，瘀血凝滞而形成肝纤维化。孙克伟等<sup>[5]</sup>认为肝病慢性化的重要原因是血瘀，且血瘀的程度随纤维化程度的增加而加剧，肝郁脾虚是慢性肝病肝纤维化病机之关键。孙玉凤等<sup>[6]</sup>认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的病机关键为气滞血瘀，由于患者肝病日久，乘脾犯胃及肾，导致肝、脾、肾等脏器俱损，气、血、水相互搏结而成。梁治学等<sup>[7]</sup>认为肝、脾、肾亏虚是肝纤维化的关键，由于邪留中焦，使脾胃受伤，不能化生气血津液濡养肾脏，使肾不藏精，则诸脏俱损。杨宏志等<sup>[8]</sup>认为肝纤维化的成因与湿热毒邪、血热、脾胃亏虚、肾虚有关，多种病因与血瘀相互交错而形成多个复合证候，血瘀贯穿于肝纤维化病机的始终。王颖芳等<sup>[9]</sup>认为本病的病机涉及本虚和标实两个方面，本虚为肝、脾、肾气血阴阳亏虚；标实体现在湿热、疫毒、痰浊、瘀血等互结，病位主要在肝、胆、脾、胃，久则及肾，治疗上强调扶正祛邪，标本兼治。

## 2 肝纤维化的治疗

2.1 以顾护中焦脾胃为首 中医称脾胃为“后天之本”，属土，居于中焦，为气机之枢，具有濡养全身脏腑经络及四肢百骸的生理功能，是维持人体生命和元气之根本，如《脉经》言“胃者，土也，万物稟土而生，胃亦养五脏，故肝王以胃气为本也。”慢性肝病随着病情之进展，必乘脾犯胃，损伤二者导致脾胃虚弱。如《脉经·肝足厥阴经病证》指出了肝纤维化的病证可以循着经脉的演化而传变至脾、胃、肾等脏器，其云“病先发于肝者，头目眩，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二日之胃，而腹胀；三日之肾，少腹腰脊痛。”《针灸甲乙经·五脏大小六腑应候》这样阐述“肝小则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

逼胃迫咽，迫咽则善膈中，且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加胁下急，为息贲；肝下则逼胃，胁下空，空则易受邪。”亦认为胃是慢性肝病肝纤维化发展演化以及病变转归常常累及的器官。脾胃既虚，则水谷不能化，气血无以生，反酿生痰湿（浊）之邪，与外感湿热疫毒共同阻滞肝经气机，气机不通而血行不畅，加上气血不足，肝体失养，最终形成湿、热、毒、痰、瘀、虚交错的复杂病理状况，这些病理因素反过来损害机体，妨碍肝脾气血的化生和运行，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促使肝纤维化病情不断进展<sup>[10]</sup>。由此可见，脾胃对于肝纤维化病情的发生发展、转归及预后影响极大。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指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张锡纯认为“欲治肝者，原当升脾降胃，培养中宫，俾中宫气化敦厚，以听肝木自理”，皆表明了健运脾胃在肝病治疗中的重要地位<sup>[11]</sup>。朱震亨《丹溪心法》言“见肝之病，先实其脾脏之虚，则木邪不能传”，“中满分消丸治中满腹胀，水气胀，大热胀”“广术溃坚汤治中满腹胀，内有积块。”李东垣尤擅于从脾胃论治胁腹胀痛，其在《脾胃论》中曰“肝木旺则挟火势，无所畏惧而妄行也，故脾胃先受之”“中焦用白芍药，则脾中升阳，使肝胆之邪不敢犯也。”综合以上诸位医家的观点，脾胃健旺，则肝脏安和。因此，肝纤维化的治疗在遣方用药上当以顾护中焦脾胃为首，所谓“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

2.2 重在调理肝之气血枢机 肝在五行属木，具有条达、伸展、舒畅的生理特性。七情、六淫、疫毒等因素，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湿、热、痰、瘀等病理产物均可引起肝经气机阻滞，成为肝病的重要病机之一。如宋朝陈师文等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曰“癥积气块，皆因气虚及寒气、热气、怒气、恚气、喜气、忧气、愁气内结积聚。”指出了癥瘕、积聚的重要病机之一即是气机不畅，郁滞经络。宋朝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言“胁满者，谓胁肋下气胀填满也，非腹满者也，邪气自表传里，必先自胸膈，已次经心肋而入胃。”认为胁满是一种枢机的病变，湿热疫毒等邪气入枢，导致枢机不利，气机郁滞，使肝、胆、脾、胃受累而病。金代张从正《儒门事亲》谓肝之积“此皆抑式”。“郁不伸而受其邪也”，认为肝积是因

为气机抑郁不伸而导致的。金代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谓“腹胀大,鼓之如鼓,气为阳,阳为热,气甚则如是也。”提出了腹胀是由于气化热所致的观点。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指出了肝纤维化经过邪毒内侵和正邪交争的过程,最终经病及络,气病及血,引起肝内气血瘀滞、脉络瘀阻,其云“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入络入血”。在整个慢性肝病的发展过程中,血瘀证贯穿于其中,血瘀是其病机枢纽和发展演变的关键,且血瘀的程度与肝纤维化的程度密切相关。随着肝炎病情的进展和病机的演变,湿热疫毒等邪气相互搏结、反复作用,形成热瘀、滞瘀、虚瘀的病理状态,又成为湿热疫毒进一步损伤机体的病理因素,形成恶性循环,以瘀毒为主要矛盾,促使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因此,治疗上除了疏肝理气,还当使用活血化瘀通络之法,以改善肝内气血瘀滞的状态。肝为厥阴,与胆少阳相系,是阴阳枢纽。若肝胆枢机调和,则肝脏疏泄有度,有利于湿热瘀毒等病理产物的化解,为肝细胞的逆转和修复创造条件。叶天士云:“治肝之法,无非治用治本”,即肝病的治疗主要是以恢复肝脏的生理特性为主,治疗宜疏肝解郁、行气导滞,使“木郁达之”<sup>[12]</sup>。因此,治疗肝纤维化当以调治阴阳枢机为重点,肝之气血枢机调和,则肝病自愈矣。

**2.3 以滋养肝肾之阴血为本** 肝主疏泄、主藏血,“体阴而用阳”。如《临证指南医案·肝风》<sup>[13]</sup>所云“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若肝血充沛,则肝气条达、疏泄有度,“体用协调”,气血阴阳平衡,就不会发生肝病。若肝血不足,阴液枯少,“体”失调而致“用”失调,肝气失其疏泄之能,气血运行障碍,湿热瘀毒相互搏结,经络郁滞不通,最终使得脏腑失和,阴阳气血俱虚,久之而致肝肾败损形成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大多是由慢性肝病逐渐发展而成,病程较为漫长,容易耗血伤阴,加上日久脾胃虚弱,脾失健运,气血化生不足,进一步加重肝体失养;肝郁日久化热,热毒可加重阴液的耗

伤;或者因为医生不明攻伐之法,久用辛香温燥通利的药品,也可导致肝阴的劫伤。因此,肝病的治疗当以益阴养血柔肝为法,恢复肝脏“体用协调”的生理状态,以达到“木德敷和,阳舒阴布”之功。如《类证治裁》所曰“大抵肝为刚脏,职司疏泄,用药不宜刚而宜柔,不宜伐而宜和,正仿《内经》治肝之旨也”。叶天士亦认为“肝为刚脏,非柔润不能调和,养肝之体,即可柔肝之用”;王旭高曾提出“治肝三十法”是清代的“肝病大家”,也有“疏之更甚者,当养阴柔肝”之言<sup>[14]</sup>,均强调了在肝病的治疗中要重视养肝柔肝。肝肾同居下焦,乙癸同源,肝病日久可累及肾脏,导致肝肾阴津亏虚,肝肾同病。故治疗应肝肾同治,滋水以涵木。如李中梓《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曰“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补肝……壮水之源,木赖以荣”,《类证治裁》亦谓“凡肝阴不足,必得肾水以滋之”,指出了滋水涵木是防止慢性肝病发展为肝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肾阴充足则水调木荣,肝体得养<sup>[15-16]</sup>。因此,肝纤维化的治疗当以滋补肝肾之阴血为本。

### 3 结语

肝纤维化是各种慢性肝病向肝硬变发展恶化的一个必经病理阶段,具有可逆性。根据中医学治未病的思想理念,“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此阶段及早进行有效的干预,对截断肝纤维化-肝硬变-肝癌的发展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医认为,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是在正气内虚的基础上感染了湿热疫(虫)毒之邪,在正邪交争的过程中正气不敌邪气,邪气踞之祸害机体而形成湿热瘀毒等病理产物,这些病理产物在肝经持续、反复作用,使正气更加受损,日久导致脾气虚弱、肝肾阴亏、肝络瘀阻而成,发病与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紧密相关。因此,治疗当以顾护中焦脾胃为首,重在调理肝之气血枢机,以滋养肝肾之阴血为本,使肝、脾、肾三脏功能协调,气血阴阳调和,则能达到有效的防治肝纤维化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李松,尹畅烈,田允周.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中医治疗研究进展[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6,3(46):9278-

- 9280.
- [2] 柯梦琼,高兴亮,高博,等. 中医治疗肝纤维化的研究进展[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 2016, 33(4): 59-61.
- [3] 薛博瑜,顾学兰. 肝纤维化的病机认识和辨证论治[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 17(2): 76-78.
- [4] 阮清发. 康氏2号方联合甘利欣抗肝炎后肝纤维化的临床观察[J]. 河北中医, 2001, 23(8): 565-567.
- [5] 孙克伟,刘伟士,谌宁生,等. 不同中医治法抗免疫性肝纤维化作用的比较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8, 4(6): 40-42.
- [6] 孙玉凤,姚希贤. 肝纤维化的中医中药治疗[J].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0, 8(6): 686-687.
- [7] 梁治学,王晓萍,周语平. 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病机研究概况[J]. 甘肃中医, 2006, 19(4): 43-45.
- [8] 杨宏志,孙琰碧. 血瘀分型辨治乙肝后肝纤维化患者血清透明质酸[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1996, 19(2): 41-42.
- [9] 王颖芳,王宇亮. 中医药治疗肝纤维化临床研究进展[J]. 河南中医, 2001, 21(6): 74-76.
- [10] 何任. 金匱要略语译[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72-73.
- [11] 黄恩,熊文生. 从肝脾相关性论治肝硬化腹水[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12, 33(1): 12-13.
- [12] 加秀凤,谢纪文,朱锐,等. 疏肝、祛湿、化痰、养阴四法在肝纤维化临床中的应用[J]. 中西医结合研究, 2013, 5(6): 325-326, 328.
- [13]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 [14] 刘洋,江宇泳,姜婷婷,等. 从《脾胃论》析肝硬化[J]. 辽宁中医杂志, 2013, 40(8): 1587-1588.
- [15] 徐虹,徐列明. 徐列明辨治慢性肝病经验[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9, 43(6): 9-10.
- [16] 曾浩,章汉明. 章真如治疗肝病的经验[J]. 湖北中医杂志, 2003, 25(5): 16-17.

(编辑: 倪婷婷)

## Treating Liver Fibrosis Based on Regulating the Liver and Spleen and Kidney

HU Xiao-ping<sup>1</sup>, LUO Wei-sheng<sup>1</sup>, LIU Li-jian<sup>2</sup>, CHEN Mei-lin<sup>1</sup>,  
CHEN Shan<sup>1</sup>, LI Yan<sup>1</sup>, SHEN Qiu-yan<sup>1</sup>, WANG Ya-fei<sup>1</sup>

1. Guangxi University of TCM,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01;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TCM,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23

**Abstract:** The pathogenesis of liver fibrosis is primary deficiency and secondary excess. Primary deficiency means *qi*, blood, yin and yang deficiency of the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Secondary excess refers to intermingled damp heat, pestilence,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The location of the disease lies in the liver,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leen and kidney. It should be treated by strengthening healthy and removing pathogenic factors, treating the root and branch simultaneously.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re the foundation of acquired constitutio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fibrosis should focus on protect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in the middle energizer. I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re vigorous, the liver will work properly. The treatment of liver fibrosis is mainly to restore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ver by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moving *qi* and removing food stagnation. Blood stasis syndrome runs through liver fibrosis all the time, and the degree of blood sta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ver fibrosis. In addition to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lating *qi*, we should also adopt the method of invigorating blood and dissolving stasis and unblocking the collaterals to improve the state of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in the liver. Both Liver and kidney lie in lower energizer and are from the same source. Chronic liver disease can affect kidney, leading to deficiency of yin and fluid of liver and kidney, attacking liver and kidney together, so liver and kidney should be treated together, by nourishing water to moisten wood.

**Key Words:** liver fibrosis; regulat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moving *qi* and removing food stagnation; invigorating blood and dissolving stasis and unblocking the collaterals; nourishing water to moisten wood